

芜村 著

花开花落

HUAKAIHUALUO



作家出版社

花开花落

莞村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开花落 / 莞村 著. —北京:

作家出版社, 2002. 11

ISBN 7-5063-1896-2

I. 花… II. 莞… III. 长篇小说、—中国—当代

IV. 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43612 号

书 名:花开花落

作 者:莞村

出 版:作家出版社

发 行:作家出版社发行部

地 址: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
电话传真:86-10-65930756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(总编室)

E-mail: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[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](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)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:白连国

印 刷:北京图文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字 数:280 千字

印 张:11.5

印 数:0001—3000

版 次:2002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5063-1896-2/1.1881

定 价:26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心头风雨沧桑 笔下花开花落

(代 序)

畅 岸

长篇小说《花开花落》是芜村先生继《野情》、《山豫情》、《痴情》之后的第四部长篇小说。

作者芜村先生是党政部门的一位公务员，一个基层部门的领导同志，搞文学创作是他的业余爱好。生活的阴差阳错，使爱好文学的芜村远离了大学中文系，远离了读书楼。将本是文学创作含量极高的一块富矿抛在了远离文学的苦难之地。为了生存和生活，他当过农民，下过煤矿，干过电器修理，闯过商海。在社会的大学校里，他读风雨炎凉，读眉高眼低，读善恶真假。严酷的生活现实使他感悟到了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人生真谛。强忍着苦涩，他吞咽下冷遇、鄙视、捉弄、欺骗等命运安排好的菜单。几经风雨，细细地再反刍那多味的日月。回首往事，吐出来落在纸上便成了带着血丝的文字，便成了记录当代生活的四部长篇小说。

近三十万言的长篇小说《花开花落》，作者以直面现实生活的勇气，以真实写生的笔法描绘了一幅中等城市现代社会的长卷，讲述了各个层面的现代人的生活故事。全书围绕社会转型时期各类人物的各种思想观念、意识形态、价值取向、道德标准、生存环境等塑造了一群鲜活

的人物形象。其中有副市长、银行行长、公司经理、外资老板、警察、司机、妓女、二奶、家庭妇女、农民、车夫，还有娱乐厅的小姐、吸毒的惯犯等等芸芸众生。每个人物都如生活中的一一个点，一个不同色彩的点。作者用艺术的笔墨将众多的点连接在一起，交织在一起，描绘出了一个多味、多色、错综复杂的现实社会的画面，便成了近三十万言的《花开花落》。

零距离地贴近现实，与生活同步而又深层次地展示生活是芜村先生小说创作的显著特点。读《花开花落》不像读古典小说和外国的文学著作，有一定的距离感和陌生感。人们常说：“看《三国》落泪，替古人担忧。”其言，作品中的故事和人物与今天遥远。读小说只不过是茶余饭后的消遣。而《花开花落》不同，你不可能从中寻求闲适的消遣，而是把你带进生活的漩涡。让你为活着的人怨恨、高兴、无奈、焦虑。小说中所讲述的故事和人物，仿佛就在你的周围，就是你的左邻右舍，就是你的同事和朋友。所不同的是，生活中我们感触的人多是外在和形式的表像。而《花开花落》中的各色人物，作者展示给读者的是芸芸众生之间灵魂的碰撞，毫不掩饰的感情和人性的原本。如在 CT 光线前，读者可清晰地看到现代人的精神道德及各种病灶。作者将这些“CT”片取样制成艺术的标本，或浓、或淡，或白、或黑，溶《花开花落》于一炉，便有了时代的气息，便成了岁月的档案。

小说中的一号人物白洁惠，像她的名字一样，是一位既纯洁又聪慧的知识女性。她有知识、有才华、有正义感和同情心，然而，命运的不幸和生活的艰辛却一次次地捉弄她、打击她、折磨她，直至逼疯了她。可以说，是特定的社会环境、特定的人际关系、特定的历史氛围将

洁惠葬入了悲剧的深渊。洁惠是一个悲剧人物，一个牺牲品，一个值得反思的典型。

洁惠拿上了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如拿到了一张驶向理想之岸的船票，命运之神给她的未来铺满了阳光和鲜花。然而，连温饱都难以维系的贫穷家庭使她只能望着那大学录取通知书兴叹、兴悲。在命运的十字口，洁惠碰见了高中的同学南方。南方以供洁惠上大学为条件要求洁惠大学毕业后与自己结婚。洁惠答应了南方。俩人达成了一个没有文字的协议，以婚姻为代价的交换，以四年学费为价值的卖身契。尽管作者以平和的语气静静地叙述这个故事。然而，平和之外，总使人联系到旧社会的指腹为婚和买卖婚姻，联想到贫困家庭无法上学的孩子，催人泪下，让人颤栗。对于洁惠，这是一粒苦涩的种子，一粒影响她一生命运的关键一步。这粒苦涩的种子是南方种的吗？不是！是洁惠愿意种的吗？不是！那是谁呢？作者把答案留给了读者去思考。

大学毕业后，洁惠与南方结了婚。本来不是一个层面的两个人在人生重大的选择上能走到一起，惟一的原因，就是四年前那不成文的协议。作者笔下的洁惠是个新型的知识女性，然而，她的骨子里面仍保留着东方女性的传统美德。她实践了自己的承诺，她爱家爱丈夫，她有责任感和牺牲精神，她能忍耐。相反，洁惠的丈夫南方却是个吸食毒品的惯犯，他自私、无赖、铤而走险，吸毒已经将他变成了一个犯罪心理很强的社会垃圾。面对一个吸毒成性的丈夫，作为妻子的洁惠要承受来自方方面面的鄙视和冷遇，要帮助丈夫戒毒，要撑起苦难的家，要上班，要赡养老人，要教育孩子。为了南方，她吞咽了难咽的苦涩，她做到了仁至义尽，然而，她无法改变南方的恶习，最终与南方分手离婚。

南方毁了洁惠的生活，毁了洁惠的青春年华。一切的一切能全部责怪南方吗？又是谁毁了南方呢？

生活中受了重创的洁惠还是洁惠。与南方离婚后，她把全部身心倾注在工作上。她热爱生活，追求真诚和美善，对未来，她没有绝望。就在洁惠捂着伤口刚刚起步的日子，更大的灾难像魔鬼一样闯入了洁惠的生活。

新来的夏哲瑜副市长是洁惠大学的同学，在大学读书时两人曾有段难忘的浪漫故事。夏哲瑜是班上、系上的高才生，是好多女同学梦中的白马王子；洁惠是同学们公认的学品兼优的“白天鹅”。夏哲瑜热烈而执着地追洁惠。面对夏哲瑜的真诚和热情，早已承诺了南方婚姻的洁惠再感动也不能动心，再珍惜、珍重夏哲瑜的情义也要强制自己心如枯井，波澜不起。

本是揭过去一页，偏偏在十多年来又重新翻开来。十多年后两人在山城相遇，生活又将他们聚在了一起。十多年的夏哲瑜已是个仕途很有成就感的堂堂副市长，他有权力、有地位。而洁惠却是被婚姻、家庭折磨得身心疲惫的失败者。岁月的风雨已改变了好多好多，惟一没有改变的是夏哲瑜对洁惠的那份眷恋和向往，是洁惠对夏哲瑜那种封闭了十多年的倾慕。心碎无痕的洁惠在见到老同学夏哲瑜的那一刻，还是那样的真诚和善良。在重新选择爱情的日子，洁惠非常自信地选定了夏哲瑜。这非常重要的一步，铸就了她更大的悲哀。身为副市长的夏哲瑜，远非当年大学校园的夏哲瑜。他出没在大小会议、星级宾馆、高级轿车里，他能讲出许多振振有词的政策和大道理，然而，他的骨子里却有一种看不见的毒汁，他虚伪，贪婪，阳奉阴违，生活奢侈，他比南方更可怕。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。他像魔鬼一样欺骗了洁惠的纯洁和真情，把洁惠推向了苦难的深渊。

要是南方毁了洁惠的生活，那么，夏哲瑜就毁灭了洁惠的精神和灵魂。

洁惠的命运令人痛惜，夏哲瑜的变化更让人深思。

除洁惠、南方、夏哲瑜外，小说中还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。有行长、经理、外资老板等等，他们虽曾发达过，兴盛过，然而，没有多久便失落了，沉寂了。如一丛丛花儿，它们绚丽过，灿烂过，但一场风雨过后，它们就纷纷凋谢了，枯萎了，还没有结出正果，便被历史的浪潮荡涤得无踪无影。他们发展了自己，他们也焚毁了自己。

《花开花落》是警钟。它向人们警示：做生意、做官、做人都必须本本分分，投机钻营、自欺欺人者最终都会栽倒在自己手里。小说中，作者向大家讲述了一个个人物的悲剧故事，有的吸毒，被关禁；有的开公司破产；有的吃青春饭被人抛弃；有的忍气吞声失去了做人的尊严；有的失去了妻子，有的失去了丈夫……这些，是生活的现象，也是生活的真实。沉默不语中，作者不露声色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传统的旧观念，落后的价值观，陈腐的体制以及人性的劣根。是它们毁了南方，毁了洁惠，毁了夏哲瑜。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，这正是《花开花落》主题的深刻所在，价值所在。

小说的结尾中，洁惠疯了，毁了。然而夏哲瑜照样还是堂堂的副市长。这不仅仅是情节安排，而是小说的思想与艺术凝结的最沉重的一笔。如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，看出了症结所在。有这种清醒和胆识，就有希望。

原汁原味地反映生活，顺其自然地记录生活，是《花开花落》创作中的显著的艺术特色。《花开花落》结构上，作者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新的流派，新的表现手法。读起来亲切平实、自然顺畅，甚至还有点“拙”。正是这种

“拙”，让读者更能读出生活的原汁原味，读出没有雕饰、没有加工、没有做作的鲜活和本色。如自然界的日月山水、花鸟虫鱼，纯朴的青石、黄土绿叶，都表现着“大巧若拙”的大手笔，展示着自然界的大乘之美。

贴近生活，以自然的笔法反映生活，并不是照抄、照搬生活。形式的自然和表现手法上的真实，乃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，以生活为矿石，而提炼出的艺术典型。小说中的主人公洁惠是一个家庭贫困的德才兼备的大学生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她有知识、有能力又是许多人羡慕、许多人嫉妒的白领女性。然而，洁惠也有属于自己的困惑、痛苦、无奈。洁惠的身上可找到生活中许多女性的喜怒哀乐。作者艺术地将许多人物的艰难经历和坎坷命运集洁惠一人，她既有广泛性，又有典型性。洁惠像生活中的她，又不是生活中的她。

明快、简洁、流畅是《花开花落》的语言特色。前面说了，作者芜村先生不是一个专业作家，他是一个党政部门的公务员。在他的小说中没有像一些作家那样拿腔作调，那样雕琢粉饰。他把自己生活中的感悟带进了作品，也把生活中的语言带进了作品。读《花开花落》，她的语言造势不是大都市、大商场的感觉，而是春天的田园感觉，洋溢着鲜活的生气。如：“如果把爱芬比作洁白的雪莲，那洁惠就是带刺的玫瑰；如果说爱芬是人间的美女，那洁惠则是天上的嫦娥。他宁愿和嫦娥守一夜，也不愿和美女混一生。”还有：“有什么话就请在门外说吧！我的家里虽不高贵，但自认为还干净！洁惠一看见爱芬，心中长期积压的愤懑和仇恨就一古脑儿地往上冒……”如白描的写生画，轻轻几笔，就勾勒出了人的外貌特征和心理状态。明快、简洁、流畅的语言有声有

色地描绘了真实的生活，这就是芜村先生的语言质感。

就人物命运、故事情节的总体布局来说，书的前半部是跌宕起伏、错综复杂、引人入胜的。而后半部，特别是夏哲瑜这一重要的角色出现后，人物与情节的推进显得有些仓促，影响了主题的深化。还有一点，就是全书有多处运用了诗歌的表现手法。诚然，诗歌的运用为表现人物、深化主题都有非常好的艺术效果。重要的是诗与文要水乳交融才为妙，若运用不当，便有参合之感，反而影响了作品的整体效果。而我觉得，作者的这一尝试是较成功的把握住了分寸的。每首诗都与人物的情感的深化、故事的发展、情节的安排紧密地有机结合，感不到有丝毫地疏离和脱节。从这一点上讲，作者从诗歌的形式嵌入情节之中，起到了抒情、言志、展示人物内心诗意的特殊功效，这是一般叙述文字所达不到的。作者的这一艺术手法的巧妙安排，岂不是“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”吗？这些，仅属笔者的管窥蠡测。

发自良心的写作

—— 读莞村小说

老 村

我自己写小说，深知干这种事儿受罪。因此每遇见写小说的同人，不自觉便产生惺惺惜惺惺的悲悯。见了莞村其人，则更增加了这种感觉。第一次见到莞村，是回故乡的途中，渭南小停。渭南工作的同窗好友成文将他介绍给我。那时他还不叫莞村这个笔名，在地委办公室工作。一头卷曲的黑发，一副壮得可以攀登喜玛拉雅山的身体。他带了八万字的小说稿来，让我提意见。老实说搭眼一看，似乎觉得是一篇还不成形的稿子。但通过他的文字，还是能看到他写作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下海经商，赔了钱财，浪费了青春，特别是见到了一些人的狰狞面目。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他的良知良心，被无常的人世深深伤害，使得他如鲠在喉、不吐不快，非得写出点什么来表达表达不可。他这种写作动因，使我不能不认真对待。当天夜里，我竟也不敢顾及旅途的劳顿，一字一句地读了他的文字。第二天早晨，借他请吃羊肉泡的机会，说出了我的意见。

如果按照时下某些编辑的做法，无非是先指出他八万字的长度，如何如何不合当下小说出版的体例。然后再批评他的文字，如何如何缺乏训练，而且那怕是

最基本的训练。总之是一大堆的毛病。但是我不会这样做。我不会这样做的原因，不是我比别人高明，而是他的至真至诚感动了我。是的，在渭南这片土地上，有一大批像他这样真诚以至于痛苦的文学追求者。面对他们，我时时为自己不能给他们更多的帮助感到惭愧。以我个人的经历，深知在文学起步的初期，这种帮助有多么的重要。对这个行内的名人要人来说，有时是一句好话，一个简单的推荐将会影响一个作者的命运。而这些我都不具备，我只能老实地看稿，然后提出修改的建议。

我按小说构思的规律，善意地提了几条浅见。以我的本心，倒真希望他能将这八万字的充满着真情的故事写成一部真正的长篇。但是根据他当时在的某些客观实际，我对自己的想法半信半疑。带着这种疑惑，我返回了北京。不久，一天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，里面传来陌生又熟悉的乡音，很快记起是他。他说他已经写完了。我愕然。是吗？真的会这么快吗？又过几个月，便收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长篇小说《野情》。这是他的第一部大部头作品。名字虽“野”了点，但没办法，这是出版发行商考虑发行量的缘故。我对此深有同感，我的《骚土》也受过这样的虐待。

再次阅读成书，大吃一惊。此时的文字，已经脱去当初的稚气。叙述干净利落，结构也非常的自然。当然更重要的是，他保持了自己的本色，不同于当今许多文人那些过于文学化的矫情。他故事发展的动力，除了来自现实生活的真实冲动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他的正义之气，对弱者的关切胸怀和对生命切身的体察。这是让人佩服的小说品质。此后几年，他又创作出版了《痴情》、《山豫情》。后几本，我个人的感觉，虽

在文字上趋于成熟，但故事结构以及叙述的品质，都不如第一本。其实他的这种滑坡是许多写作者都会遇见的。我自己也不例外。何况他从写作之初就欠缺较系统的文学准备，更多的是靠感性或兴趣的个人化写作。他的滑坡自然在情理之中。

想起莞村写作长篇的起初，使人敬佩的渭南资深文人鱼云峰老师谈起这件事情，他晃着圆圆的亮亮的充满智慧的脑袋，表示出很大的怀疑。这样说尽管有出卖鱼老师之嫌疑，但这竟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，莞村确实是有让人起疑的种种原因。对莞村，写作无疑进入了极大的窘境。用咱陕西方言说，碌碡拽到半坡了，上上不得下下不得。咋办呀？这时的尴尬，确实是很折磨人的。莞村为此深深地痛苦了好几年时间。

但是在最近，我又途经渭南，看到莞村又一部半成品书稿，展现的是全新的语感和生动的人物。这次除了感到莞村创作上巨大的飞跃之外，还看到渭南作家康美、畅岸等人对这部即将完成的长篇的首肯。然后是鱼老师，他对莞村也开始投以赞许的微笑，开始承认他了。莞村终于走出低谷，人们开始对他刮目相看。莞村的文学行为对我们许多人都是一个启示。看来写作这一行，心灵里有没有是多么的关键。莞村的成功源自他心有灵犀，源自他有着黄土塬上种田老农那样超乎常人的坚韧。我新结识的渭南新文友雷东开玩笑说莞村，说他健壮的体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是的，莞村凭他健壮的体格里有一颗不服输的心，他还可以承担更大的文学磨难，还可以走得更远一些。最近，我收到莞村几经打磨终于完成的长篇小说《花开花落》。我的看法是，这部小说的成功不仅对于他自己，对渭南文学圈都是一个极大的成功。渭南文人

如此看重文学，文人间的友谊如此纯真，这在我走到过的地方都是少见的。他告诉我，这部小说写到后半部分，他坐骨神经错位，十分痛苦。即便如此他也没休息下来，仍以每日数千字的速度往前进展。写作近乎于狂热和忘我。这种感觉是写作中的蜜月，非在其中不知其中的甘美。写作中芜村吸收了作家畅岸的不少意见，而这些意见不能不说来自畅岸的书海。畅岸的藏书在渭南文人圈中首屈一指。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见证，是芜村开始走向真正有品位创作的见证，一个崭新的开始。更令人欣喜的是阅读《花开花落》时，竟从其中读到这样的句子：“我有一个观点，从政又从文，可以控制私欲膨胀。从文又从政，可以开阔胸怀。”这话不仅从作品人物的口中说出，一定程度上也是芜村个人的心语透露。他的这种感悟，对文学创作从现实和实践的意义的层面上讲，是极有见地的。

芜村已由起初的追求文学发展到对文品和人品的追求，这两种努力在他身上找到了很好的切合点。对他发自良心的写作来说，又是必然的归宿。有了这厚重的底蕴，芜村的写作无论多么坎坷、艰辛，都会一步步走向高远的境界。我将为他的成就而自豪，并将他引为艰难的文学道途上的知己。

夕阳的黄昏
漫天的枫叶
像断了线的风筝
在深秋无声的飘落
动听的琴萧合音
已成风中的叹息
跳动的七彩音符
失去了昔日的光环
细雨轻风的呢喃
变成了梦中的飘逸

.....

—— 无言

1

几年来，我忍辱负重，诚心待他，可却丝毫没有唤醒他的良知。您说让我该怎么办？

洁惠迈出看守所的大门时，心里一阵凄恻。她下意识地仰望天空，将快要淌出来的眼泪咽回肚里。这是她的习惯动作。

看守所不是宾馆，不是大酒店，不是购物中心，更不是美容厅。好人，特别是像洁惠这样长相出众气质高雅的女士，又有谁愿意光顾呢？可是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，她却迫不得已又无可奈何地第二次和这种鬼地方攀上了亲。

昨天下午，洁惠正在公司上班，突然接到西宁路派出所打来的电话，通知她马上去一趟。老实说她当时并不感到惊愕，反倒有一种解脱感。她知道一定是丈夫出了事。其实，据她所知丈夫至少在一年以来就旧病复发，常常折腾得家里鸡犬不宁的。有好几次，在忍无可忍之际，她真想打电话向公安局举报，让丈夫去他该去的地方。可是，当气愤稍微平息时，她又没有了那种勇气。丈夫这次在西宁路派出所翻把，可以说早在她的预料之中，并不稀奇，也不新鲜。她没有因此而感到太耻辱，甚至有几分轻松感，因为她的这根神经早已经麻木了。

可是，他毕竟还是自己的丈夫，他们之间毕竟还有个天真可爱已经在上幼儿园的女儿亚雅，论天理也好，亲情也好，她都应该再尽做妻子的责任，尽管这种责任尽起来使她

感到是那样的屈辱、艰难与痛苦。

洁惠处理完手头的工作，向同事打了声招呼，便骑自行车来到了西宁路派出所。接待她的是由于丈夫的不争气而使他们变成老熟人的刘所长。刘所长用他那特有的公安眼神盯着洁惠，不无友善地开玩笑道，你这人真不够意思，不请你，也不说隔三岔五来看看我们，联络联络感情。所里的不少人，特别是年轻小伙，可是把你当成心中偶像哩！面对刘所长的那种热情，洁惠除了摇头苦笑，还能说什么呢！

玩笑之后，刘所长的话转入了正题。叫你来所里，不用说，你大概都能猜出来为啥事吧？

洁惠点了点头。

你丈夫南方和几个人聚在一起吸毒，被我们的联防队逮了个正着，现在就关在所里的置留室里。

你们打算怎样处理？

按理说，你丈夫是惯犯，起码要劳教一年的。可是，你们的情况所里的大部分同志都清楚，大家都很同情你，建议罚五千元了结，我也同意了。你觉得咋样？

洁惠想了一下说，大家素昧平生，这样关心我，替我考虑，我真是太感谢了！不过，我不同意交罚款。该劳教，你们还是让他去劳教吧！

说完，洁惠微微咬着嘴唇，转身去望屋顶。她无论如何不想在刘所长面前流泪。

刘所长摇了摇头，有点扫兴地说，我没有想到你会是这种态度的。

待自己的情绪稳定之后，洁惠转过身来，很坦诚地向刘所长解释道，您也知道，别的地方不说，仅你们这里，他已经是三进宫了！请原谅我的直率，您说哪一次不用寻情钻眼？哪一次不费神、不缴罚款他能出去！我们成家没几年，